

弟弟最后的日子

周国忠◎著

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口气读完了这部书稿。六个小时，我几乎没有离座。读到第九章，我再也克制不住眼泪，痛哭失声了。我痛哭，不只是悲伤，更是感动，崇敬，为生命能够如此尊严地面对死亡而自豪。

国忠啊，你的弟弟有一个多么高贵的灵魂，是一个多么伟大的生命。

——周国平（著名作家、哲学家）

这是一本深思、诚善的书。书中很多叙述精神冲突与成长的章节见出作家的虔诚、忠信，以及把握、开掘、叙述精神世界的能力。而此一能力，在世的作家中尚属少见。

——贾宝泉（《散文》杂志原执行主编、作家）

作家出版社

弟弟最后的日子

周国忠◎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弟弟最后的日子/周国忠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3.7
ISBN 978 - 7 - 5063 - 6944 - 2

I. ①弟… II. ①周… III. ①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39151 号

弟弟最后的日子

作 者: 周国忠

责任编辑: 冯京丽

装帧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30 千

印 张: 17.75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944 - 2

定 价: 2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一

信仰的奇迹

——《弟弟最后的日子》序

周国平

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口气读完了这部书稿。六个小时，我几乎没有离座。读到第九章，我再也克制不住眼泪，痛哭失声了。我痛哭，不只是悲伤，更是感动，崇敬，为生命能够如此尊严地面对死亡而自豪。

国忠啊，你的弟弟有一个多么高贵的灵魂，是一个多么伟大的生命。

周国忠的弟弟周家忠，三十八岁被查出晚期肝癌，四十一岁去世。在本书中，国忠记述了弟弟最后三年的生死历程。他只是如实地记述，从病到死，一幕幕场景，弟弟是怎样表现的，他和亲属们是怎样表现的，不加任何修饰，正因此而有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我们读到的绝不是一个通常的悲情故事，自始至终，我们的心被血浓于水的亲情所温暖，也被灵超乎肉的信仰所提升。

一般情况下，家里有人患了绝症，全家便会陷入惊慌和忙乱，病人则会陷入恐惧和绝望。在本书中，我们看不到这种情景。我们看到的是，作为长兄的国忠，虽然手足情深，无比悲痛，但是，在竭尽全力挽救弟弟生命的同时，他一开始就将病情据实相告，兄弟间围绕生死问题经常进行心灵的对话。我们还看到，生病的家忠，始终坚毅地忍受病

痛，从容地面对死亡，他的坚毅和从容中充满神性。

信仰是会产生奇迹的。这奇迹，完全不是俗众所祈求的肉体不死，而是灵魂的觉醒。大病不死当然不是不可能，但是，倘若灵魂不觉醒，躲过了一劫的人迟早仍会在必将到来的死亡面前崩溃，这算什么奇迹呢。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留得下，医生也一样，都是一茬茬地走，这就是人类的总体结局。其实，想透了，活三年与活三百年也没有什么区别，生命的价值并不在于活得长短，而是在于活得有无意义、有无尊严，是否有内心的平安和永恒的生命。”这是家忠在去世前两个月对同室病友说的话。

《传道书》里说过，‘凡事都有定数，生有时，死有时’，一切听凭神意，我相信我已得救并已永生。所以，你不要哭，也不要再为我担心。”这是家忠生命垂危、最后一次住院前对妻子的嘱咐，距去世十三天。

临终那一天，在最后清醒的时刻，家忠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大哥，好了，我的重担卸下了。”

我还要继续摘引。家忠的彻悟是全面的，不限于看明白生死之理。请听他谈信仰：

“圣经不为你的人生提供地图，它只为你提供一个罗盘，让你用它修正方位，有一个正确的人生方向。”

“爱的对象对了；人的前途就稳妥；爱的对象错了，人的前途就一定危险。如果爱世界，那么，短暂的人生只能是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永远无法满足欲望，最后死亡而归于虚空。”

“宗教要我们‘信而见’，而现实的人们却要‘见而信’。自诩为万物之灵的人，总以为科学是万能的，一切都要看得见摸得着才相信，这种经验主义的思维行为武断地扼杀了灵魂深处无限的感知感应潜力，既是十分局限的，也是十分功利的。科学永远无法发现、求证创造的全部奥秘，这里面存在着创造与被造之间的极度不对称，就像一台机器永远

无法知道是谁造了它，为什么要造它，造了它派什么用场一样。”

请听他针砭当今的世态人心：

“人生如浮萍，人们活着却争天夺地，甚至你死我活，好像赢得了一切，又似乎一无所获。稀里糊涂结了账，实在是愚昧！人生一无所有而来，空空如也而去，还是要活得明白，要有信仰的追求，灵魂才有去处啊。”

“这个世界就像一个胖子，看上去很壮实，心脏却有毛病。就像我，表面上看起来很健康，内里却有绝症，不知道哪天说没就没了。人类真的要自省，要化恨为爱，珍惜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其实，地球在宇宙中也只是一粒微尘，人类就更渺小。地震、海啸、洪水、泥石流等灾难且不说，一个小小的‘非典’病毒，就已搅得世界惶惶不可终日。所以，强大是相对的，人的渺小、脆弱和人生的短暂却是带有绝对性的。”

这些充满真知的话语，岂是我说得出来的，岂是一般学者说得出来的，和文化程度哪里有一丝一毫的关系，它们只能直接出自一个完全觉醒了灵魂，是一个灵魂已在真理之中的人的言说。我在家忠身上看到的真正是信仰的奇迹。这个普通的农家子弟，中学毕业后一直当电工，经历平凡得不能再平凡，因为信仰，在死亡面前显出了哲人和圣徒的真形。

在生命最后三年里，家忠勤奋地研读圣经，写了大量心得，并在家庭聚会上演讲。这个家里最小的弟弟，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了亲人们面前，令亲人们肃然起敬。如同国忠所说：“他不但更新了自己，也改变了我们大家，使亲人们明白了爱的真实含义。”国忠对此含义的领悟是：“思考现实的苦难仅是爱的现实关怀，思考生命的不朽才是爱的终极关怀。”厄运的降临不但没有使这个家庭陷入无边的哀怨之中，反而成了全家人最有意义的精神交流和灵魂升华的一个契机。

我没有见过家忠，和国忠是老朋友了，曾经去过他家。这个江南

小镇上的普通农家，老小三代，每个人给我的感觉都是善良、朴实，家庭的氛围则是和睦、安静。国忠曾多年在当地任乡镇主要领导，后来调到区里，先后在不同部门任一把手，一度让他当财政局长，这个别人眼中的肥差，他硬是躲掉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误入官场，对于仕途一向淡漠。因为外婆的家传，这个家庭是信基督的，但只是全家人在一起读圣经、谈心得，他们信得非常朴实、安静。原本是天性极为善良的人，因此对基督的信与爱的教导能有自然的感应，他们信得也非常真实、本质。这个家庭里哺育出家忠，真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信仰是可以有、事实上也的确有不同的形式的，不只是基督教一种。然而，形式可以不同，但人必须有信仰，而一切信仰的共同点是把灵魂看得比肉体更重要，唯有如此，人在活着时才有方向，在临死时才会安详。我相信，本书将会给每个读者以这个启示。

2011年1月25日

序二

触摸灵魂的一次跋涉

陶若美

人们赞美生命，渴望生命，而往往惧怕死亡。这也情有可原。毕竟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在宇宙长河中，只是瞬间的闪现。周国忠的长篇散文新著《弟弟最后的日子》，记录了他生命中最艰难的一段经历——陪伴弟弟走向生命的终结。

弟弟三十八岁时被查出患上晚期多发性肝癌，从此他开始了走向死亡的最后三年人生旅程。如果我说，这是一次充满快乐的体验，一定有人骂我冷酷、变态，可是我在文中确实读到了他妻子多年后对他的怀想：

“我总觉得他生病的三年，是他一生中最充实最开心的三年，他像完全变了一个人，心意完全更新，天天读经，经常讲道，整天乐呵呵，还不住唱赞美歌，反而比以前更开朗更开心，话也多了，讲起来也有条有理，有些话还很深刻，让人有点不敢相信！而且他与别人生病完全不一样，对死一点不惧怕，有点视死如归的味道。这三年好像不是他在生病，而是我在生病，因为，他总是安慰我，体贴我，我倒反而变成了病人。”

弟弟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患上绝症之后，他从社会人的角色中摆脱了出来，回归本我，潜心圣经，成为一个更加纯粹的人。正如国忠文中所说：

“沉浸在圣经里的弟弟，借着神的爱重生了。疾病和苦难已抛至脑后，内心步入纯洁朴实无我的宁静和对信仰的不懈追求。他的人生观、价值观、生命观得到彻底改变，生活形式和内容也随之改变。性格也起了明显变化，不再像原来那样木讷寡言，话语渐渐多了起来，且有条有理从从容容。脸上也常常带着微微的笑意，没有丝毫愁苦之状，给人一种恬美和亲切之感。”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真正感受到生命内在的快乐。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不只给了我们日益丰足的物质生活，也把我们的精神格式化了。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维持生计的柴米油盐，欲望在拥有中不断膨胀。有了宽敞舒适的现代化居室，还想再要第二套、第三套；有了宝马、奔驰轿车，还想游艇、直升机……欲望永无止境，内心永不满足，瞋怨之心日甚，快乐从何而来？

弟弟在世俗的生活中艰辛而坎坷，他几乎一无所有，这倒使他在回归之路上少了许多难以舍弃的障碍。他全身心地沉浸于神的爱意之中。“因着疾病的苦难，他得着了坚定的信仰；因着坚定的信仰，他忘记了疾病的苦难。他的肉体在不可避免地衰弱，而他的灵魂却在不可遏制地成长和饱满。他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毅力和信念，一面与疾病作不屈的抗争，一面坚持在信仰的深度上作不懈的追求和提升。”他把自己完完全全地交给了神，将自身的个体生命毫无保留地融入宇宙生命的永生之中。他的心顺应着追求爱的本源欲望，纯洁而强有力的快乐从其生命深处自然而然涌现。

这是多么令人羡慕而又无比崇高的人生境界！他倚仗着信仰的拐杖，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人生境界，弟弟面对死亡显得那么从容而坦然，始终不失尊严，表现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坚强，从而体现出人性固有的高贵。这是一种绚丽夺目的大美。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一座浩瀚星空的宇宙，个体即全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从孕育到成长，无不凝聚着宇宙生命发展的轨迹，瞬间

即永恒。个体生命只有和宇宙生命相互融洽，合而为一时，才能拥有充沛的能量和活力，才能感受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人类走得再远，还是依恋自己本源的家，否则灵不附体，惶惶终日。只是他们往往不知身在何方，路在哪里。

弟弟的成功不在于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而在于他终于为自己漂泊的灵魂找到了理想的归宿。弟弟只是芸芸众生中一名普通而平凡的工人，他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却为我们开启了一条通往理想境界的路。路有千条万条，他能收获的只要你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我们人人都有可能得到。所以，他的精神成果具有极其广泛的启迪和借鉴作用。由此，他的艺术形象也必然具有难以估量的永久魅力和现实意义。

国忠与弟弟手足情深。弟弟的英年早逝，在他心头留下了切肤之痛。时隔五年，回过头来重新翻捡这段经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他总觉得应该为弟弟再做什么，有许多东西沉积心头，太深太久，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把它们写出来，成为他内心最殷切的愿望。然而，真到动笔，却又倍感惶恐不安起来。怕自己的笔太弱太拙，承担不了那么艰巨的任务。死亡是个大课题，这是一部生命之作，而不是什么轻飘飘的闲情逸致，触摸弟弟灵魂的同时，又何尝不是在清点自己呢？

国忠还是勇敢地出发了。小心翼翼地，一步步试探着。他终于找到了感觉，进入了状态。于是废寝忘食，马不停蹄，因为他再也收不住思绪，止不住脚步，原先准备花上一年半载去完成的作品却在短短数月间诞生了。亲爱的弟弟跃然纸上，音容笑貌近在咫尺。写作的过程也是思考的过程。以前散落的记忆汇聚一起，惊叹常现，国忠对弟弟有了更深更新的认识；循着弟弟的身影，出入生死，国忠对自己有了更多的反思。相信他收获的绝不仅仅是这部有形的著作。

2010年9月于梅斋

目 录

序一 信仰的奇迹	周国平 1
序二 触摸灵魂的一次跋涉	陶若美 5
第一章 游子归来	1
第二章 厄运降临	18
第三章 走上圣坛	37
第四章 苦难中的亲情	68
第五章 遗留在小河边的歌声	88
第六章 爱是永不止息	111
第七章 天国近了	145
第八章 长巷中的灯火	177
第九章 重担卸下了	201
第十章 游子归去	231
后记 烟消云散不是无	266
附记 寄给弟弟的信	270

第一章 游子归来

再远的路，也有尽头，总有回首的时候。不管是显赫达贵，还是行囊空空，一梦依稀过后，故乡，始终是游子泊锚的港湾。

弟弟家忠离世已快五年了。我作为他的兄长、作为他短暂人生的目击者、作为他生命后期的重要见证人之一，难抑心中的伤感和怀想，深深陷入对弟弟的无尽思念，如烟的往事似幅幅图画，在脑海中萦回浮现，挥之不去。



弟弟出生于1964年2月26日。那是一个精神和物质双重匮乏的时期。尽管父亲在苏北一家工厂工作，按月往家里寄来生活费，这在当时净农户的眼中已是很值得羡慕的事了。但父亲微薄的工资要支撑起一个七口之家则难免捉襟见肘，常常也是缺衣少食。尤为困窘的是，全家只有一间长七米、宽三点六米的破屋，其中五分之二用作客厅，五分之一用作房间，五分之一用作厨房。除此之外，就是破屋后面搭有一间不足五米长的茅草屋，用以养猪和养兔。住屋逼仄难以容身的结果，就是两个姐姐以及我与祖母不得不寄宿在邻居家。而来到贫寒家庭的弟弟，似乎又是幸福的。他和母亲同住自己的家里，上有祖母、父母的怜爱，下有大他十五岁的大姐和大他十岁的二姐的呵护，还有大他九岁的我与之玩耍。因而，弟弟的童年、少年是在温暖的亲情的包围中度过的，倒并没吃过什么苦头。

天性善良的弟弟，皮肤白皙，脸庞方整，长得帅气，双眼皮下的

大眼睛忽闪闪地透着灵气，很是惹人喜爱。与我和两个姐姐一样，父母对弟弟的教育也很简单：诚实做人，踏实做事，与人为善，上进出息。弟弟在这种家庭熏陶中成长着，忠厚淳朴，腼腆内向，不顽皮，不贪玩，从不与别人家的孩子吵架或打架，偶尔受了委屈也不吭不响，村上人都夸他是乖孩子好孩子。只是弟弟似乎天生就有一种倔强劲，快三岁时“接种”疫苗后，因无意中吃了几块羊肉，致使左臂接种处糜烂，皮肉迟迟难以愈合，母亲抱着他到城里问医，医生给他清理腐肉，母亲心疼得眼泪直掉，而弟弟只是哭了几声就止住了。母亲说当时的弟弟咬牙龇嘴还真刚强。平时遇上感冒发烧打针时，弟弟从不哭闹。有一年春天，弟弟在玩耍中把一件刚刚穿上的新衣弄破了，生气的母亲狠狠地打了他一顿，而弟弟始终不哭。母亲打累了，叹口气说：这孩子太犟。

也许是出身农家的因素，弟弟很懂事，从小就懂得分担。母亲、两个姐姐和我在田间劳作，他放学回家后经常会做些家务活，给兔子喂青草，往猪圈里撒“水葫芦”、“水花生”。碰上下雨天，他会帮着大人一起抢运场上的晾晒之物。暑寒假期间，他则当起了伙夫，在家里烧午饭。当我们回家看到他稚气的脸上粘满锅烟灰时，忍俊不禁地笑过之后，内心充满喜悦：弟弟长大了。

弟弟天资聪颖，念书用功，积极向上，顺利读完了小学、初中课程。优异的成绩，文静的举止，朴实的行为，善良的性格博得了老师和同学的赞誉。进入高中后，弟弟更加奋发，成绩和各项表现出色。这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不啻从他身上看到了一线读书出头的希望。全家为之宽慰，为之高兴！要知道，我与两个姐姐迫于生存、迫于环境，都是小学一毕业就种田务农了，根本没有进过中学的大门。而弟弟的境遇无疑是幸运的，他发展着的人生轨迹，令人鼓舞，引人遐想，更使全家充满希冀和期待。

“弟弟，珍惜！加油！”在遥远的北方的军营，我发出了内心的欢呼。

二

命运往往难以捉摸。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情，彻底改变了弟弟的人生走向。

那是1978年的下半年，已调至苏州民丰锅厂工作多年的父亲来信说，国家有了政策，允许老职工提前病退，让自己的子女顶替。他和母亲商量后，决定让我复员去顶替。面对父母的要求，我在犹豫中拖了一阵。而父亲则反复来信催促，口气渐趋强硬。感念于父亲的威严和父母的良苦用心，我终于鼓起勇气向组织递交了复员申请，并详细说明了原因。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的复员请求才获得了部队首长的理解，在当时中越边境战事吃紧的情况下，破例批准了我的请求。我于次年3月正式退伍，回到了阔别五年的故乡。

然而，回家后我所作出的决定，却让父母大出意料。

“我不去苏州顶替！”我平静地说。

“为什么？”

“我有开汽车的技术，完全可以谋生自立。”

“那也不行！我与你母亲反复商量过，必须你去！”父亲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

“为什么？”

“你是长子，这个机会应该给你！当初没坚持让你上初中，我们已后悔不及，这次不能再错了。”母亲插话说。

“那不是你们的错，而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差，没学上。即使上学也是乱糟糟，学不到什么东西，何况是我自愿务农的。”

“不行！你必须去。要不是为你，我也用不着这样急吼吼地催你回来，我的身体还是可以继续做下去的。”

“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但我真的不去！你们放心，我会有工作的。”

“那谁去？”父亲脸上露出怒色，嗓门渐高。

“大姐已出嫁且有孩子，弟弟在读书，我的意见是让二姐去，给她一条出路。”

“不行！女儿家一嫁人就是别人家的人，再说女儿家只要眼光准，嫁一个好的男人也是一个机会。”

“不能这样老脑筋，还是应该让二姐去。”我坚持着自己的意见。

“不行！你到底去不去？”父亲发火了。

“肯定不去！”

“那好，就让你弟弟去。”

“不妥，弟弟年纪太小，而且正读高一，成绩好，聪明勤奋，是块读书的料，应该让他读下去，咱们家恐怕就他一个读书人了。”

“就你懂，想不到你也这样犟。”父亲脸色虽难看，口气却有所缓和。

“不是犟不犟的问题，而是合适不合适的问题。总之我不去！你们最好再听听大姐二姐的意见。”我说。

“好了好了，不要争了，我们商量商量后再说吧。”打圆场的母亲眼眶有些湿润。

“你也再好好想想，别这样固执！再认真考虑考虑我们的意见。”父亲的声音明显低了下来，灯光下，看似责备的目光里，有一种东西在流动。

父母没有说服我，我却希望那晚我的意见能被父母采纳。

两个姐姐原本是支持我去顶替的。当知道了我的坚决态度后，一时也有些为难。而父亲虽然仍坚持着先前的意见，继续做我的工作，却也有所松动，让母亲去听听二姐的想法。二姐说：“既然大弟坚决不去，

那就让小弟去，我身体好，农活也做惯了，而小弟从小没吃过苦，这条出路就给他吧。”二姐的态度，无疑也促使父母最终作了决断：让弟弟顶替。我再次表示反对，仍坚持让二姐去，但父母心意已决，不容商量，大姐也只有附和的份儿了。当时，我内心似乎有种失败感，却又为二姐谦让的风格所感动。

面对父母作出的顶替决定，沉默的弟弟是顺从的。学校和老师却不肯放，说他聪明优秀，应该读下去，辍学太可惜。父亲托了熟人做通了校方工作，又托人做了派出所工作，在户口簿出生年月栏为弟弟加了一岁年龄。就这样，父亲办理了病退手续回到乡下老家，弟弟办了退学手续去了苏州国企上班。而我则于不久后去了无锡城里一家外贸单位开车谋生。

记得当时是父亲和我一起送弟弟去的苏州。到民丰锅厂办好相关衔接手续，吃过晚饭后，父子三人一同外出散步，在胥门外枣市街的一个僻静处，父亲执着我和弟弟的手，说：“家忠，你大哥、二姐风格高，让你顶替，你要好好珍惜，本分做人，踏实工作，认真钻研技术，不断进步有所出息，要争气，不能给我丢脸！还有，要勤俭节约，学会自理过日子。另外，要懂好坏，你已顶替，前几年家里翻建的那间房子就归你大哥了。”我忙说：“不能这样，房子弟弟照样有份。”而弟弟则恭顺地听着父亲的嘱咐，不住地点头。初春乍寒的夜风中，我的内心矛盾而复杂。既为弟弟能够顺利顶替而高兴：工作稳定，收入不低的国企，是多少农家子弟梦寐以求的地方啊，是多么令人羡慕和向往的人生机遇啊！又为看似英俊却显稚气的弟弟担心：毕竟他才十七虚岁，经事太少，身心稚嫩，且单纯要强，内向倔犟，孤身异地，缺少照应啊！还为弟弟辍学从业感到有些惋惜，为父母那种苦心孤诣为儿女谋的大爱而感动，为父母似存短视的决定感到遗憾。但想到事已至此，也只有真诚祝福弟